

目錄

主恢复的基本项目乃是生命，

主恢复的结果乃是身体 

第一章 主恢复的基本项目乃是生命

第二章 凭基督而活为着主恢复里的一

第三章 主恢复的结果乃是基督的身体

第四章 启示录所启示召会的一

第一章 主恢复的基本项目乃是生命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提后一章十至十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四节，约翰一书一章一至三节，启示录二章七节，二十二章十四节，十七节。

主恢复的基本项目乃是生命。我们已经一再看见，生命是神成就祂永远定旨唯一的路。我们也已经看见，生命一点不差就是神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和一切。神的定旨，祂独一无二的心意，乃是要在我们身上得着彰显；这需要祂作我们的生命。神历世历代所作的一切，都是为着这目标——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作生命。神能得着一班彰显祂的人唯一的路，乃是作他们的生命。为这缘故，圣经启示神一直在作工，将祂自己作为生命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我们需要看见，神的仇敌一直在作事，以阻挠神的心意。神渴望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作生命，而祂的仇敌反对这事。大多数基督徒以为魔鬼害怕人得救，但实际上，只要得救的人不进入神的目标，撒但就不太受人得救的搅扰；神的目标就是生命。如果我们研读历史，就能看见在神与撒但之间，在寻求神的人与仇敌之间，真正的争战总是关于生命这事。

恢复的书信着重生命

在约翰福音中，主告诉我们祂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十 10。）这话是清楚的，但主说了这话不久之后，甚至在主后七十年以前，生命的事就在众召会中失落了。在提摩太后书和彼得后书、约翰的三封书信、以及启示录里，主要的点乃是恢复生命。写这些书信的时候，那起初所供应给召会的已经失落了。提后一章十节说，‘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已经把死废掉，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来。’保罗在他写给提摩太的第一封书信里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从拯救罪人改为把死废掉并将生命照耀出来。保罗强调，为着把死废掉并将生命照耀出来，他被派作传扬者宣报并宣告福音，作使徒设立并建立众召会，作教师教导众召会同众圣徒。（提后一 11°）保罗强调这事，因为那时众召会受了打岔，从生命的正路岔到知识和宗教的路上。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末了一封书信，因为在四章六节，他指明自己即将殉道。

在这末了的书信里，他强调主恢复基本的事——生命。彼后一章三节说，‘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这是关于生命很重的话。一切关于生命的事，包括生命内里的元素，以及生命外在的彰显，就是敬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不只要在道理上，也要在我们实际的领略上相信这事。我们若相信，就必欢乐并赞美主。圣经里这唯一的经节不是说，‘要将’或‘即将’，乃是说‘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只有彼得大胆的写这话。彼得也说，‘祂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你们... 借着这些应许，得有分于神的性情。’（4。）圣经里没有另一节经文说到我们有分于神的性情。性情比生命更根本、更深。保罗和约翰的著作启示神圣的生命，但只有彼得进深的摸着神的性情。他这样写，是为着对抗召会中的堕落。（彼后二。）彼得指明生命乃是拯救神子民脱离堕落唯一的路。我们若看见神已将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以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得有分于神的性情，就会弃绝其他的一切。花时间讨论洗脚、或受浸外面的形式等类的事，是不值得的，因为这样的事与神的生命或性情无关。

使徒约翰写第一封书信，开始就说到生命。约壹一章一至三节说，‘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话，就是我们所听见过的，我们亲眼所看见过的，我们所注视过，我们的手也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与你们；）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祂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约翰这样开始他的书信，因为他有负担将堕落的召会带回到起初，带回到生命。

约翰也写启示录，就是新约的末了一卷书。因着我们的好奇心，启示录也许会困扰我们。在其中我们看见一些不熟悉的事物，就如金灯台、口出两刃利剑的一位、四匹马、有七角和七眼的羔羊、蝗虫和兽。我们堕落的心思喜欢知道这些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思受了善恶知识树的灌输。因这缘故，启示录甚至困扰了一些伟大的教师。他们用尽精力、时间、才智研究这卷书，结果在这卷书中关于历史、末世论和属灵学这些事上，创立了不同的教义学派。启示录是新约末了一卷书，其写作的目的是要拯救堕落的召会脱离堕落的光景，而回归生命。然而，许多学者使堕落更为加剧，因为他们关于这卷书的争论制造了分裂。

启示录是一卷生命的书。二章七节说，‘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不是知识或领会的事，乃是吃生命树的事。作为圣言结语的启示录，结束于一个应许和一个呼召。二十二章十四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十七节说，‘那灵和新妇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吃生命树的应许和喝生命水的呼召，结束了全本圣经。这启示生命乃是主恢复的基本项目。年我学知诸如将人浸在水里之受浸的正确形式，以及如何有主的桌子等类的事，乃是主恢复的项目。然而，那些都不是主恢复的基本项目。如果我们没有里面生命的实际，这样外在的形式，即使全然是正确且合乎圣经的，也毫无意义。主在受浸这件事上的目的不是外面正确的形式，乃是我们生命上被钉死并埋葬。如果我们没有被钉死并埋葬的实际，受浸的形式就毫无意义，因为没有生命。同样的，没有生命，蒙头也毫无意义。我们不是反对这些实行，但问题是：在这些实行里有生命么？

主的恢复不是群众运动，乃是生命的路，种子的路

我们需要看见主恢复的基本项目乃是生命。生命就是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和一切，这对我们不该仅仅是道理。因着主的恢复在美国越来越兴盛，已经激起许多宗教的反对。因着这反对，我在主面前重新考量我们所正在作的，以及是否值得激起这样的反对。当我考量这事时，主给我看见，虽然没有别的国家像美国有那么大的基督教势力，但祂不能在这个国家今天基督教的光景中回来。祂不会为了基督教的摇滚乐或戏剧回来。最近，数百位五旬节派和灵恩派的领袖，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这些领袖中间有许多公开的争执。在这种光景中主不会回来。今天在地上没有一种得胜的光景能把主带回来。主的路乃是生命的路；生命的路不是群众运动，乃是种子的路。没有一种群众运动是出于主的，无论那运动看起来多属灵、多高超、多兴盛。群众运动只会是主行动的仿冒品。因着伪钞与真钞很像，大多数人就很难分辨二者。如果仇敌的仿冒品看起来不像神的行动，人就不会接受。迟早群众运动的真实性质会显明出来。在圣经里，我们能看见主在每一个时代无论作什么，总是采取种子的方式。例如，在创世记里，神并没有一次创造千千万万的人，以完成祂的定旨。祂能这样作，但祂只创造一个人作为种子。当人堕落了，神没有呼召大批人，乃是呼召一个接着一个的个人，就如亚伯、以挪士、以诺、挪亚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了一个有十二支派的国，但比起世上其他的族裔，犹太人还是小的族裔。甚至在士师记和列王纪里，神无论作什么，总是在少数人身上。

例如，基甸聚集了一大群人与他一同争战，但主不需要那么多。（士七 2~8。）至终，只有三百人入选。今天五旬节派和灵恩运动强调神奇的事，但约翰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明说主不信托那些对神迹有兴趣的人；反之，祂信托那些简单相信的人，就如尼哥底母。主自己日夜劳苦作工三年半之后，仅仅得着一百二十位忠信者。（徒一 15。）主不激起群众运动。祂能这样作，但祂不作。当群众来找祂时，祂甚至故意避开。（例：约六 14~15。）祂的路完全与今天基督教的情形相反。

主在中国开始祂行动的路，与祂在地上时作工的路是一样的。倪柝声弟兄对我详细讲述和受恩姐妹（M. E. Barber）到中国的事迹。她起先由一个英国传道组织差遣到中国。因着人的诬告，她被召回英国。她拒绝为自己辩解，但至终主在传道委员会面前为她完全的表白。虽然他们想要再差她回中国，但主引导她辞去那个差会。后来，她接受负担回到中国，并且没有接受差会的支助。和教士回到中国时，落脚在倪弟兄家乡福州的市郊。她没有旅行，只按照种子种在地里的原则，留在那里多年。她没有举行聚会，好激起群众运动。主的恢复乃是借着这种子而产生的。

和教士乃是为着主今时代的恢复，被撒在中国的种子。有好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到她那里得帮助，但至终除了倪弟兄之外都没有人再去她那里，因为她非常深且严厉。别的青年人都受不了她的责备，所以最后只有倪弟兄留下来。倪弟兄告诉我，他在生命的事上从她得着最大的帮助。因着她的影响，当倪弟兄开始尽职时，他总是惧怕出名或受欢迎。另一位去和教士那里得帮助的青年，成了受欢迎的青年布道家。一位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差到上海的传教士，向这位青年弟兄建议他应当被该组织按立，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公会邀请他去讲道。倪弟兄不同意这事，和教士也告诉那位青年弟兄说，如果他去到宗派当中作游行布道工作，她就不再为他祷告。然而，他不听，迳行接受按立，后来相当受欢迎。但倪弟兄从来不要人的欢迎。从一九三二年我们同工起，直到一九五二年他下监为止，他从来没有受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公会的邀请去讲道。

今天倪柝声的名字在基督徒中间很有名，但如果他仍活着并尽职，我想他会比我更受他们反对。今天那些称赞倪弟兄但反对主恢复的人就像那班法利赛人，主对他们说，‘假冒为善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申言者的坟，修饰义人的墓，并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日子，必不和他们一同流申言者的血。这就是你们证明自己是杀害申言者之人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太二三 29-32。）

在倪弟兄的训练里，他强调生命乃是工作的基本项目。我们的工作该是生命的结果。他常说，工作乃是内里生命的涌流。有些与他同时代的人在他们的工作上似乎很兴盛。他们受到中国各地许多基督徒团体邀请去讲道，但倪弟兄从未被任何一个基督徒团体邀请。事实上，传教士开会讨论如何限制他的工作。倪弟兄常说，我们在自己里面所能作的，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必须向自己死，好结果子。他也屡次着重的告诉我们，主在中国的恢复不需要受欢迎的工作，乃需要有一些人像种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基督教已成了堕落的宗教，偏爱群众运动的路。今天基督教里的气氛，乃是要得着大量的跟随者，借此得着权力或资本，就像在政治圈里一样。然而，这不是主的工作。主的工作不是任何一种运动，乃完全是生命的事。

只有在生命里长大，产生得胜者，才能将主带回来

有些基督徒团体标榜他们的戏剧表演，以吸引广大的观众。这种事不能把主带回来。其他的团体在聚会中强调摇滚乐，以吸引大批的年轻人。这些团体不必担心主恢复里的众地方召会，因为他们所吸引的那种人对我们所提供的没有兴趣。他们就像餐厅，贩卖多种菜肴，但我们只提供基督作生命的粮。会把主带回来的，不是这种群众运动。即使他们以属世的娱乐吸引千千万万的人，主也不会为此回来。只有生命长大能把主带回来。主的回来主要不是从诸天来，乃是从爱祂者里面出来。当祂作为生命，有机会在许多爱祂的寻求者里面长大时，祂将在祂的子民里面得荣耀。

但以理二章启示，在末时主要作为石头，来砸碎一切属世的政权，这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34~35，）这山就是神的国，就是基督在行政上的扩增。（可四 26~29。）这砸人的石头不单是主自己，乃是主同着作祂团体扩增的得胜者。（约三 29~30，启十七 14，十九 7~8，11，14。）如果主今天来砸碎世上所有的政权，祂不会有够多的得胜者来顶替人类政权治理列国。强调属世音乐和娱乐的基督徒不能满足这需要，那些满足于得救上天堂或说方言的人也不能。旧约圣徒，如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摩西，乃是得胜者，就像新约时代的使徒和其他人是得胜者一样，但这些人仍在等候数目满足。主仍在得着更多的得胜者。至终，基督同所有的得胜者，包括那些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的得胜者，要成为团体砸人的石头。当他们预备好、成熟、准备就绪了，主就要来砸碎人类政权，并成为一座充满全地的大山。

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说，‘得胜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伏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十二章五节说到，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但以理二章和启示录的这些经文指明，主仍在以生命的方式作工，要在祂回来之前得着得胜者。不是每一位在地方召会里的人都是得胜者，但当我们考量各公会当中的情形，就能看见众地方召会乃是让寻求主的人成为得胜者最好的地方。主恢复里的众地方召会不是为着生命之外的任何事物。

生命的长大产生正常的扩增

我们不该被各公会当中的群众运动，或被任何一种运动的人数所困扰。我们需要看见主的恢复乃是生命的事。这意思不是我们一点都不该顾到人数，我们乃是该以正常生命的方式顾到人数。农夫不会期望以神奇的方式出产千百万吨的麦子，但有相当面积的农场，加上好的天气，就该以生命繁增的方式正常的生产。主说到结实一百倍、六十倍和三十倍。（太十三8。）一个正常的地方召会每年最少会有百分之三十的扩增。每一年我们会收获。如果众地方召会正常的长大，每一个肢体就会为着扩增结果子。这意思是，众地方召会必须不仅在聚会中，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担负基督作生命的刚强见证。我们该在那些我们天天接触的人中间，担负耶稣活的见证。我们应当将福音的生命种子分赐给我们的邻舍、同学、同事、亲戚和朋友。这会带进召会生活的扩增。我们不在意群众运动，乃在意生命正确的长大，这会带进经常、正常的扩增。主的恢复不是群众运动。一个有几百人的地方召会，无法一次顾到成千的新人，却能借着生命的长大，年年得着稳定的增长。如果我们不能得着足够的增长，就需要领悟我们生命的长大是不正常的。

主恢复的基本项目乃是生命。我们需要在这光中来考量我们当前的光景。我们应当个个都是生命的种子。我们劳苦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能作多少，乃在于我们在生命上的所是。我们天然的才能需要被钉十字架并埋葬，我们需要在灵里凭作生命的基督而活。倪弟兄和其他人曾告诉我，和受恩教士是既严厉又快的人。因此，她很容易得罪人，但她也很快的向人认罪并请求赦免。就人来说，没有人认为她是个亲切和蔼的女士。然而，倪弟兄见证，每当他与和教士在一起，他就感觉主的同在。有好几次当他去见和教士时，和教士虽然还在忙着别的事，然而当他在客厅等候的时候，就感觉到主的同在。

我们在主恢复里的工作，完全不是出于人的作为，乃是出于主借着我们彰显祂自己。主不在意美丽的花瓶，乃在意瓦器里的宝贝。（林后四7。）和教士是个瓦器，但她有主的同在。她是一粒种子种在地里。我们作为众召会领头的人，给人的印象应当不是我们顾到属人的好行为，乃是主借着我们彰显祂自己，并借着我们将祂自己撒在别人里面。我们该作管道，让祂将自己分赐到别人里面作生命。大约在一九二八年，一个在山东开始盛行的五旬节运动，在短时间内横扫了整个华北，但为期不长。这运动来了又去了。运动不能持久，但生命能持久。组织的基督教的路是群众运动以及众多的人数，但主的行动乃是在生命里长大的事。我们如果没有看见这事，就是偏离了标的。我们必须看见主需要在生命里真实、基本的恢复，好产生得胜者。然后，祂就要回来作为砸人的石头，并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

第二章 凭基督而活为着主恢复里的一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十三节，四章二十一节，五章三至四节，十一章一节，哥林多后书十章一节。

主的恢复不倚靠恩赐、道理教训、组织干才或社交能力

在前一章我们看见，主恢复的基本项目乃是生命。我们也需要看见已过什么事物败坏了召会生活。今天的基督教大部分倚靠四项事物：恩赐、教训、组织干才和社交能力。属灵的恩赐本身并不坏；寻求的基督徒珍赏并渴望得着恩赐。真正的信徒也珍赏正确的教训。恩赐和教训是合乎圣经的，但我们不该倚靠它们。今天的基督教主要是建立在组织上。办‘教会’主要的要求，乃是要有个能组织的牧师或传道人。再者，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社交，他就能成为成功的传道人。一个基督徒工人只要有这几样中的一样——恩赐、教训、组织干才或社交能力——他就能成功。我从我那读神学院的姐姐知道这事：神学院的学生受教导如何组织；他们也学习心理学，好使他们知道如何与人社交并在工作上成功。

主的恢复不倚靠这四项中的任何一项，只倚靠生命。信靠恩赐或教训不是主的恢复。信靠组织是属世的，属于大巴比伦。社交属于今天的社会，但召会生活不是凭社交进行的。圣经里有恩赐与教训，但我们必须谨慎不误用它们。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嘱咐哥林多信徒不要滥用说方言的恩赐，因为他们过度使用方言。十四章五节说，‘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召会得建造，那申言的，就比他强了。’保罗贬低方言的恩赐，但不禁止方言。虽然罗马书是在神奇恩赐普遍的哥林多写的，但保罗在罗马十二章四至八节写到身体的建造时，却没有将那些恩赐包括进去。保罗这样作，可能是因他看见滥用恩赐在哥林多所造成的混乱和破坏。教训就如恩赐一样，是合乎圣经的，但我们需要谨慎如何使用教训。在圣徒当中，没有什么比不同的教训更造成异议。为这缘故，在新约里我们受嘱咐不要教导不同的事。（林前一10，提前一3，六3。）教导不同的事不见得是教导异端。不同的教训听起来也许正确，甚至合乎圣经，却会造成异议和分裂。

历世历代以来，召会史上所有的分裂都来自两个源头：恩赐和教训。自改教的时候起，更正教的各宗派首先被教训所分裂，然后在已过一个半世纪以来，被五旬节派和灵恩运动中强调的恩赐所分裂。我与说方言的团体在一起时，发现那些顾到这实行的人不管别人，并确信只有他们是对的。这就带进一个又一个的分裂。那些被神奇恩赐占有的人，甚至常常不为分裂所困扰。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必须看见恩赐和教训可能被神狡猾的仇敌所利用。我大胆的这样说，因为主话语中的原则乃是我们凭树的果子认树。五旬节运动和灵恩运动的结果给我们看见，狡猾的仇敌利用恩赐制造混乱和分裂。圣经启示撒但能篡用神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甚至圣经以及神所给的恩赐，都已被撒但利用来阻挠神的定旨。主真正的恢复乃是地上最纯净的事物。撒但几乎无路进来，因为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在意任何事物，只在意基督作我们的生命。接受基督作生命，就向仇敌关闭一切的门。道理知识、恩赐、才能、或任何不是基督自己作我们生命的其他事物，都是向仇敌敞开的门。

基督教除了恩赐、教训、组织干才和社交能力之外，组织的基督教也建立在人的机巧上。组织干才最显著的元素乃是机巧。好的组织者总是机巧的人。就消极的意义说，机巧就是狡猾。组织依赖狡猾。最能干、最成功的政客乃是最狡猾的人。蛇机巧的来找夏娃。可惜的是，在已过年间，有人将机巧带进主的恢复里。当保罗听到在哥林多有分裂，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一不是机巧的，乃是率直的。他没有说一件事来含示另一件事。在整卷书信里他直接、率直的说话。

譬如，一章十节说，‘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我们应当想想今天有没有人会这样直接的说话。在十三章保罗问说，‘基督是分开的么？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么？或者你们是浸入保罗的名里么？’这是很率直的。在四章二十一节他说，‘你们愿意怎么样？是要我带着刑杖，还是要我在爱和温柔的灵里，到你们那里去？’今天若有人写这样的信，我们会大为惊讶。在五章三至四节保罗说，‘我身体虽不在你们那里，灵却与你们同在，我已经审判了行这样事的人，好像与你们同在一样，就是当你们和我的灵聚集的时候，在我们主耶稣的名里，带同我们主耶稣的能力。’保罗的放胆也显明在十一章一节：‘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是同样的率直。仅仅效法保罗的率直，这不管用。他是率直的，因为他不活在自己里，他完全是一个活在基督里、凭基督而活、并与基督同活的人。

倪柝声弟兄说哥林多后书可视为保罗的自传，正如申命记是摩西的自传。我们要认识摩西这人，就必须研读申命记。同样的原则，我们要认识使徒保罗是怎样的人，就必须研读哥林多后书。我一听到倪弟兄说这话，就去研读哥林多后书，读了之后我同意他所说的。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指明他如何生活，以及他是怎样的人。他不凭自己活，乃凭基督活。他说，‘我保罗，...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与和蔼劝你们。’（十1=）保罗的人性美德，就如温柔与和蔼，乃是基督的美德。他凭着基督、同着基督、并在基督里生活。这就是生命。生命不该仅仅是我们信息中的用辞，乃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

因着保罗凭着基督、同着基督、并且在基督里生活，他就能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腓一21。）保罗能对哥林多人率直，因为他与基督是一，并活基督。他轻视任何基督以外的事物，就如人的机巧和智慧。他不用这些，因为他只凭基督活。如果我们在召会生活里接触别人，给他们一种印象，我们不是率直的，乃是机巧的，这指明我们不是凭基督或在基督里活着。如果我们都凭着基督、在基督里、并同着基督活着，我们就不会批评任何召会或圣徒。凭基督活着拯救我们脱离批评。然而多年来，甚至在众地方召会中，有些人倾向批评。早年我在中国看见这事。在一九三六年，有一个地方的领头弟兄们请我去他们那里访问。当我去了，他们每一位都要求私下与我会面。他们不一起来见我，因为他们彼此批评。我尽力调解这情形，但后来我收到另一封信要求我再去。批评是很强的信号，指明我们没有凭基督或在基督里活着。批评含示机巧。批评别人就要求我们机巧而不率直。我受邀去帮助批评的弟兄时看见这事。他们总是以两种方式说到别人一在人面前是一种方式，在人背后又是另一种方式。我们听到这样的谈话时，必须操练灵，好知道这样的谈话实际上是什么含意。

我在一九三二年进入主恢复的召会生活，隔年放下职业，进入工作。那时，我去见倪弟兄，他请我留在上海同他在一起，进入那里的工作。那时我很幼嫩，知道的不多。当我开始在上海劳苦，我学习了许多事。我发现机巧的人言不由衷。我们若凭基督活，机巧就会被了结。至终，我发现机巧的说话就是说谎，就像在冬天把死尸埋在雪底下。尸体也许埋藏一段时间，但春天一到，雪会融化，尸首就会露出来。我们在众地方召会中作领头的，不该运用机巧。我看见机巧在同工或众召会中绝对行不通。我们不该批评或耍机巧。机巧产生属灵的死亡，并且是个强的指标，指明我们没有活在基督里。我们需要避免机巧，这意思不是我们应当恋昧的说话；反之，每当我们说话时，我们首先需要问问我们的灵。我们是堕落过的人，都有机巧的败坏元素。甚至儿童也有这元素，我们很难避免这元素。

在召会生活中，特别在长老们中间，没有什么像机巧那样诡诈并破坏人。地方召会中的长老们必须与彼此、与其他圣徒、其他召会的长老们、以及同工们有关联。如果我们机巧的人，又有这种种关联，就会自然而然的使我们陷入运用机巧的网罗里。起先，别人也许珍赏我们的机巧，但不久‘冬天’会结束，‘尸首’会露出来。别人就会知道我们不是诚实的，乃是玩弄政治手腕。

健康的地方召会乃是满了基督和祂的率直；没有一个领头弟兄是双面人。这意思不是他们都是完美的，但人该听见他们中间有批评。机巧就是一口两舌，并且总是引致争执，接着就有分裂。批评、机巧、争执和分裂，乃是我们不凭基督作生命而活所产生的事。如果两个邻近的召会彼此批评，即便只是一点点，机巧和政治手腕很快就会随之而来。然后，因着一口两舌，这两个召会里就会有許多谣言。主在美国的恢复已达到一个阶段，全国各地都有召会。虽然这是一个大国，但现代的通讯使得众召会彼此相近。有时我从这国家彼岸的圣徒，听到刚发生在我所在地一位弟兄身上的事。因着众召会是近的，我们若不在基督里简单，迟早会牵连到破坏性的谈话里。

我们的需要不仅仅是留意避免松散、轻率、或批评指责的谈话，乃是要凭基督作生命而活。只有凭基督活着能保守我们脱离破坏性的机巧和耍政治。我们若卷入散布谣言里，就指明我们没有活在基督里。只有基督的率直会保守我们不至与谣言有牵连。我们需要凭着在基督里生活而率直。我们绝不该运用我们的机巧，因为机巧是纠缠人的网罗。我们越机巧，就越被我们的机巧缠住。脱离这网罗唯一的路乃是凭基督而活。凭基督而活会使我们有刚强的灵，借此我们会辨别事情，知道在每种情况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我们在众地方召会中的领头者，需要将生命供应给所有的弟兄姐妹。批评或机巧的说话，绝不能供应生命。供应生命唯一的路乃是凭基督而活。我们若凭着基督、在基督里、并同着基督而活，当我们接触人时，从我们口中而出的就只是供应生命。否则，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地位，并避免得罪别人，就会机巧的说话，这至终会破坏一切。凭着基督而活，自然而然就使我们成为供应生命的人，此外别无所是。

主恢复中的一

许多地方召会正在得着主恢复里所出版之职事信息的帮助。有些在主恢复之外的人指控众召会跟随一个人或一种教训。众地方召会使用职事的出版品不是因规条或要求。我们使用职事书刊的原因，应当是这些书刊供应生命。如果我们从别的书刊能得着更多的生命，我们也会使用那些书刊。那些人之所以批评众召会接受职事，乃是因为他们不在基督里。如果他们凭基督活着，他们就会认出生命的供应。关于人指控我们跟随人，原则也是一样。在中国有些人因着我跟随倪弟兄，就想要羞辱我。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跟随是羞耻，但对我来说，却是荣耀。虽然表面看来我是在跟随倪弟兄，但实际上我是跟随基督。我们不该跟随人，但我们该跟随基督。一九三四年在倪弟兄的婚礼后，起了风波。在遭受反对期间，我在他上海的家中与他在一起，当时我告诉他，我与他是一，乃是因他与主是一；如果他不与主是一，我就不会与他是一。我们跟随人，只该是因这样作将我们带向基督、召会和生命。然而，我们不需要向别人强调我们是跟随谁或跟随什么。别人若不了解我们跟随什么，那是因为他们不够认识基督。

我们若对主认真，凭祂并在祂里面而活，我们就会与主恢复中的众召会和职事是一。除非全地许多地方召会中间有了这样的一，否则主不会也不能回来。若没有一的见证作祂回来的基础，祂回来就是羞耻。主会凯旋的回来。大体的基督徒也许是在堕落的光景中，但地上将有一班信徒不仅在每个地方是一，在全地也是一，甚至与离世与主同在的圣徒是一。我确信倪弟兄仍然与我们是一。从主的恢复在中国大陆的起头，我们就寻求要建立这个一。我们在这过程中很受苦，因为有许多异议。在中国，在我们少数人中间有真正的一，但许多同工和召会缺少这样的一。今天在美国众召会当中的一有了很大的进步。主的恢复因着一而往前且更拔高，但仍需要越过越高。保罗说我们该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为此，我们必须凭基督并在基督里生活，因为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这样彼此和谐。否则，我们会依赖我们的机巧。我与倪弟兄在一起的那些年间，我与他真是一。从没有一句异议的话出自我的口，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自从一九六二年召会生活在洛杉矶开始，南加州的弟兄们一直是一，没有运用机巧。早期许多来到洛杉矶的人，被那里的一所折服。虽然我们没有太多谈论这一，一却在那里，因为我们凭基督而活。众地方召会中的长老们必须应付许多情形、接触人、并维持与其他召会的关系。他们不该想要以机巧来作这一切事，机巧绝不管用。我看过每当人运用机巧，混乱和悲剧就随之而来。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透明、率直、诚实并简单，凭基督、同基督、并在基督里活着。否则，我们会受到很大的亏损、挫败和失败。我们若采取凭基督而活的路，就会在祂里面得胜。

第三章 主恢复的结果乃是基督的身体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

罗马书十二章五节，林前十二章十二至十三节，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歌罗西书二章十九节。

罗马十二章五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林前十二章十二至十三节说，‘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以弗所四章十六节说，‘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歌罗西二章十九节说，‘持定元首；本于祂，全身借着节和筋，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

众地方召会在基督一个身体里的一

我们需要看见基督的身体。我们对‘身体’这辞也许熟悉，但我们需要思想，在宗派的基督教里是否存在像上列经节所启示的身体。我们也需要思想，在主今日恢复里的众召会中间，我们是否看见真实的身体生活。有些宗派的领袖企图建立表面的一，又守住他们的宗派。那不是真正的一。有些人甚至误用倪柝声弟兄所着的‘权柄与顺服’一书，以维护他们的地位。仇敌甚至篡用‘地方召会’、‘一地一会’这样的辞。当别人使用主启示给我们的东西，为要建立组织的宗教并为自己得名（如巴别塔所表征的一创十一4）时，我们不该被假冒品所蒙骗，受一些他们思考的新事物，就是激起他们心思的事物。

今天倪弟兄的书在基督徒中间很受欢迎。成千的人读这些宝贵的书，但很少人得着生命上真实的帮助。一九六〇年以前，当我听说有许多人对倪弟兄的书有兴趣，我就想他们会得着真实的帮助；但若干年后我开始领悟，大多数的人只接年我旅行美国各地时，住在许多美国人家里，他们的书架上有优良的属灵书籍，但那些书籍只用作讨论的材料。

例如，许多人有宾路易师母(Mrs. Penn-Lewis)关于十字架主观工作的著作，但我很少看见有人过钉十字架的生活。大部分读倪弟兄著作的人，在他们身上看不见生命的改变，于是我开始领悟，这些人只得着思考与讨论的新题材，却没有得着生命上真实的帮助。一九六三年在西方世界，我是唯一讲说召会立场、地方召会、以及‘一地一会’的人。甚至有一位很熟识的人警告我不要这样作。然而，今天这些辞变得很流行。这些辞被篡用而破坏了。我们需要暴露假冒品，并且为着真正的地方召会站住。

一九六四年有一位朋友警告我说，每一个地方召会都是独立的，我不该期望所有地方召会都接受我的职事。那年我们已经开始看见，我们不该以律法、宗教的方式开始聚会。结果，在洛杉矶的聚会变得很活，这样的实行扩展到另一地，那里的圣徒邀请我去办一个月的训练。这很困扰当地的领头人。在训练结束时，有一位领头人来问我说，‘如果聚会开始于自动自发的祷告以及对主的赞美，你不认为会有混乱么？’我不敢说得太多，只温和的回答说，‘可能不会。我们在洛杉矶已经这样实行一段时间了，并没有混乱的事。’然后另一位领头人回应说，‘你期望每一个人都跟随洛杉矶么？’他们的想法是，既然众地方召会在行政上是独立的，就该各不相同，好彰显基督不同的方面。他们的论点是基于启示录二至三章里七个召会之间的不同。

然而，那些召会只是在消极的事上不同。作为金灯台，那些召会在大小‘形状’和材料上都完全一样。在积极的事上，所有的地方召会该是一。她们的不同只是在消极的方面。认为众地方召会该是不同且分开的，这种思想是相当诡诈的。没有一个人该在外面控制其他的地方召会，但众召会当中的职事该是共同的，因为众召会乃是一个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思考祂恢复的目标是什么。祂的心意不是要恢复许多独立而各不相同的地方召会。这不是圣经中的启示。在罗马十二章五节，当保罗说到许多肢体是一个身体时，他不是单指那些在罗马的人，因他用‘我们’这辞时也将自己包括在内，虽然他并不在罗马。罗马十二章不只该应用于地方一面，也该应用于宇宙一面。全地所有的圣徒乃是一个身体。地方召会有许多，但不能有一个以上的身体，因为只有一个头。没有一个头可以有一个以上的身体。不论有多少地方召会，所有的召会乃是一个身体。最近，某一个地方有人问领头的弟兄们，为什么那个召会的聚会要受邻近召会的影响。这就如同问说，为什么手臂要受肩膀的影响。坚持每一个地方召会要严紧的限于地方，就如同坚持手臂要与肩膀分开一样。何等可耻，有人竟相信并教导这事。按照我们的经历，当两三个召会由于地理因素群聚一起并一同往前，这会使各召会得加强。这就如同用两条腿走路。今天许多独立团体称自己为地方召会；有些自封为使徒的人，误用‘权柄与顺服’一书，以加强他们在这些团体中的领导地位。‘地方召会’一辞的流行与误用是出于仇敌的。我们必须积极的回应，向全宇宙表明什么是真正的地方召会。

在'聚会的生活'(见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二册)以及'工作的再思'中,倪弟兄说,在行政上众召会是地方的且是独立的,但在同样这两本书中,他也说,在交通上召会是宇宙的且是一。在旧金山的长老们该自行安排聚会的地方。在这样的事上,他们不需要请邻近的柏克莱的召会帮助他们。然而在交通的事上,他们不该说,'我们是在旧金山的召会,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交通,我们不在意其他任何召会的交通。'一个地方召会若采取这种立场,就成了一个宗派。神的心意和永远定旨乃是要为基督得着身体。神成就这定旨的路是借着生命。

圣经中的记载给我们看见,在原则上,神为着祂的定旨在人身上所起始的事都失败了。例如,神要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作祭司,但他们拜金牛犊时,就在这事上失败了。然而,神的定旨不能永远受挫。神转向预表上的得胜者一利未支派一他们满足祭司事奉的需要。按同样的原则,神要召会在实际上作基督的身体,但启示录这卷书给我们看见,召会堕落了。就一面意义说,召会使神失望了,并且神也遭受挫败。然而,主进来呼召得胜者以应付这需要。在得胜者身上,原则仍是身体。为这缘故,启示录十二章里有妇人里面的男孩子。今天主所正在寻找的,仍然不是个人的基督徒,乃是团体的实体一祂的身体。

如果我们只看见众地方召会按照圣经的榜样在地方立场上聚会,我们就是短视的。我们没有看见神目标的景象,这目标不是仅仅要得着众地方召会,乃是要借着众地方召会得着身体。众地方召会乃是为着身体。如果众地方召会是一个个完全分离的单位,而不是一个身体,那就辜负了神。完全分开的众地方召会不能成就神的定旨,因为神的定旨是要得着一个身体。这对我们是严肃的警告。我们需要领悟,若不让神达到祂得着身体的目标,我们就是下一个辜负神的。这意思不是我们该形成一个超地方的组织,像罗马天主教那样。然而,主所要的乃是一个身体。

管制的异象: 身体乃是主恢复的目的

主恢复的基本项目是生命,而主恢复的结果乃是身体。我们需要主恢复的这异象来管制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若看见这管制的异象,就不能再独立。我们作长老的,首先必须与所在地的其他长老们是一,也必须在身体的原则里,照顾我们所在地的召会。我们在地方上若不是一,就已经失败了。不论我们作多少,如果我们不是一,我们所在地的见证就了了。这是基本的事。如果每一处地方召会的领头者不能是一,这乃是羞辱并辜负了主的恢复。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与所在地的其他长老是一,我们就不合格了。这是严肃的。

当别人看见我们的一时，也许称我们是宗派。在古时，热中犹太教者称呼保罗是‘拿撒勒派里的一个头目’。（徒二四5，参14，二八22。）因此，我们若得到这个绰号，不过是跟随早期的使徒们。‘宗派’通常是负面的辞，但我们该是一个正面的派别。我们若不担负一的见证，对神来说我们就是失败。然而，我们不该分门结党，那是排外。那些宣称每一个地方召会完全独立，并夸耀其不同的，实际上乃是分门结党，因为他们虽然宣称自己是宽宏的，却不接纳任何与他们不同的人。

我们需要看见，主的恢复至终乃是要让主得着祂的身体。这是祂两千年来的目标。身体完全启示在圣经里，但我们必须承认，罗马十二章五节和以弗所四章十六节还没有在地上完全实现。然而，在我们中间至少有了一点起头。在这几篇给长老的信息中，我的负担不是要讲到在地方召会中领导的方法。我们必须看见主的恢复基本上是生命的事，在实行上是彰显基督的事。其他的都不管用一机巧、政治、教训、神迹、或恩赐都不管用一唯有基督自己作我们的生命才管用。我们也需要看见主恢复的结果乃是身体。这是主正在寻求的；主所寻求的不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甚或个人的得胜，乃是要让基督得着一个身体。

每一件事都在于我们所看见的异象。我们的生活和行动必须受身体异象的管制。我们需要为着身体而生活并为人。我们的生活和所是若不受身体异象的管制，就不能帮助别人一起被建造成为召会。如果我们个人主义并独立的，我们也许可以造就个人，却不能建造身体，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被建造进去。这是相当严肃的。地上各处的领头弟兄需要看见，我们的目标不是运动，也不是工作。与我一同劳苦的弟兄们能见证，我们从不以工作为我们的目标。当众召会中间有风波时，我主要关切的不是工作。我们不是为着普通的基督徒工作，乃是为着主的恢复；这恢复乃是要得着身体以满足神的需要。基督作为元首，必须等到祂的身体建造起来，才能回来。

我们不同意天主教那种超地方、宗教阶级的组织，我们也不同意弟兄会那种完全独立的地方聚会；我们尤其不同意任何的个人主义。我们必须看见身体。首先，我们作为领头者，需要与本地的其他领头者是一。第二，我们在所在地建造召会，需要按照身体的原则，就是不将召会放在我们的口袋里，或想要建立自己的工作。一切都必须按照身体的原则而行。如果我们试图将地方召会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就只会有难处。我们能借着使召会开放一按照身体的原则建造召会一而除去一切的难处。我们需要使召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他是身体的肢体。

所有的人都该领悟他们乃是归属于身体。这样，一切的难处就会过去。身体吞没一切的难处，正如人的肉身强健就无须吃药一样。自一九三九年起有两年之久，倪弟兄在每一次聚会、每一篇信息和每一次训练中，除了讲我们需要看见身体之外，不讲别的主题。今天我们有同样的需要。一切都有赖于我们是否看见身体。我们若看见身体，就会在日常的行事生活里，作为身体的肢体而活。我们会与别的长老们是一，也会帮助圣徒建造成为身体。我们也会领会我们所在地的召会是身体的一部分，是身体在地方上的彰显。身体包括全地所有的地方召会。

传统基督教最高的教训乃是个人的属灵。不错，我们是个别的人，但我们无需任何人教导我们如何单独行事，因为我们从出生起就是如此。就一面意义说，救恩和奉献是个人的，但按照旧约的预表，在神眼中，救恩和奉献乃是团体的。以色列人并非各自过逾越节；反之，全部以色列民同过一个逾越节。同样的，他们不是一个一个单独的过红海。

每个人都必须过红海，但众人是同时一起过红海。甚至得胜的利未人也是团体的。因着以色列族失败了，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成为祭司的国度，祭司职分就归给单一的支派。利未支派兴起应付这需要。然而，身体的原则仍在那里，因为不是一个人，乃是一个支派作祭司。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除去个人主义的营垒；个人主义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构成里。我宁愿错在团体里，而不要对在个人主义里。

事实上，如果我们个人主义的，在神眼中我们就不可能是对的。基督徒的生活有个人的一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个别的接触主。在早晨，我们需要花时间与主单独在一起。在许多事上，我们明显是以个人的方式寻求主。然而，我们若看见身体，就会渴望在我们所作的一切事上都在身体里。至终，我们会完全蒙拯救脱离任何个人主义的事，在身体里并为着身体作一切事。这不是外面的要求，但我们的经历会鼓励我们采取这方式。靠着主的怜悯，我能见证我很难以个人的方式作任何事，却很容易在身体里作所有的事。

在主的恢复里作工并建造地方召会，最好的路乃是在身体里并为着身体作一切事。这是主所正在寻求的。我们若不活在身体里，就不能将别人建造到身体里。今天我们需要胜过个人主义和传统，包括对恩赐和教训的强调。个人主义和传统是抵挡主恢复的两个营垒。主恢复的往前在于这两个营垒是否被攻倒。

进一步的交通

牧养在于建造。一个地方召会若没有被建造，就不能有合式的牧养。当一地的圣徒们被建造在一起，他们就都成了牧人。牧养就是照顾别人，而照顾别人在于我们是否被建造在一起。当我们被建造在一起，就像肉身的肢体一样，我们就自然而然彼此照顾。我们的手不需要别人照顾，因为我们的身体照顾它。身体会好好地照顾每一个肢体，而身体就是众肢体建造起来。这就是正确的牧养。地方召会的领头人必须学习如何建造地方召会。当一个地方召会建造起来，就会有充分的牧养。健康的召会乃是建造起来而有正确牧养的召会。

第四章 启示录所启示召会的一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

启示录一章二节，四节，九节，二章七节，十一节，十七节，二十九节，三章六节，十三节，二十二节，十九章七节，十节，二十一章二至三节。

主恢复的简史

我很喜爱启示录这卷书；赞美主，在这末后的日子，祂向我们开启了这卷书。上一世纪在英国被主兴起的弟兄会，乃是对宗派的更正教，以及阶级组织的天主教的一种反应。罗马天主教同其宗教阶级组织用‘大公’（Catholic）□辞为掩饰，将其所谓的众召会都摆在一个专权的领袖之下。‘大公’实际上是积极的辞，意思是‘宇宙的’。召会就着这面的意义说，应该是大公的，因为所有的信徒和全宇宙的地方召会都应该是一，不该有不同或分裂。头几个世纪的教父们看见这事并付诸实行。后来教皇进来，利用这事而将一切带到他的专制统治之下。

十六世纪时，在世俗的历史学家称为改教的期间，主兴起了恢复。‘改教’是拙劣的辞一‘恢复’才是正确的辞。这恢复乃是对罗马天主教的一种反应。路德马丁（Martin Luther）虽然在因信称义的事上刚强而大胆，甚至愿意为这真理付上生命的代价，但在召会的事上，他却变得软弱，而投入了政府的怀抱。就一面意义说，他把召会出卖了。这是国教一如德国、丹麦、挪威、和瑞典等国教的由来。当召会正要得救脱离罗马的暴行而恢复到起初时，却由于路德的软弱，使召会落入人类政权之手。甚至今天德国国教的神职人员仍然由政府配饷，德国公民也为此支付‘教会税’。英国国王或女王是英国国教的元首。因此，更正教的头一阶段是国教的阶段。此后，主继续祂的恢复；一些主的仆人被祂兴起并使用，将召会从与政府的结合里恢复过来。因此，在国教之外，就有了‘自由’或‘私立’的会，如浸信会和长老会。

私立教会的一种反应；其目标是要回到起初。早期弟兄会的光景很美好。弟兄会领悟，将所有的信徒和召会摆在一个领头者之下，是属撒但的，也看见每一个地方召会需要在行政上独立。然而，他们极度强调这事，而反应过度。他们甚至误用了启示录二、三章里七个召会之间的不同，争论说，每个地方召会都该是独特的，与所有别的召会不同。

启示录二、三章里众召会之间的不同，只在消极的事上。弟兄会没有看见，在积极一面，七个召会作为金灯台，彼此完全相同。（一 11~12, 20。）没有一个灯台能与其余的灯台有所区别。所有的灯台在大小、形状、材料、目的和立场上都相同。弟兄会在黑暗时期有了好的开始，而我们是继续。他们是在午夜时刻，而我们是在黎明时刻。关于召会，他们主要的是看见消极的一面，但现今我们看见了积极的一面。

关于召会够上时代的启示

启示录二、三章是独特的，因为在新约里，没有别处将写给不同召会的书信放在同一卷书里。主指示约翰这样写启示录，因为每一个召会都需要听见给其他召会的书信。没有一个召会在这事上是独特的。七封书信是集合在一起写给七个召会的。（一 4, 11。）因此，每封书信的结语，见于二章七节，二十九节，三章六节，十三节和二十二节，都是相同的：‘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对以弗所召会所说的话，也是那灵对众召会所说的话。主对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和老底嘉所说的话，也是这样。这指明众召会的一。弟兄会的反应太过度，就造成了难处。有些人说，‘我们是这个城里的召会。任何外地人都不该搅扰或干涉我们。我们不受别的召会影响，也不影响别的召会。所有的召会都该是独特的。’当他们这样说时，我们仍然能听出他们的语气。这是错误的教训，几乎是属异端的，因这教训分裂基督的一个身体和羔羊的一个妻子。大妓女的女儿有许多，（十七 1, 5。）但羔羊的妻子只有一个。

（十九 7。）众召会不是各自作耶稣的许多见证，乃是团体的作耶稣的一个见证。（一 2, 9, 十九 10。）

启示录没有强调身体，乃是强调新妇；身体是生命的事，新妇是爱的事。（二一 2, 9, 二二 17。）在第一封书信里，主提醒众召会关于爱的事。二章四节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婚姻完全倚靠爱。在以弗所书开头，召会被启示为基督的身体，（一 22~23,）在末了，召会被启示为祂的妻子。（五 23~27）为着身体，我们需要满了生命；但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唯有爱能保守我们在与主正确的关系里。我们向祂需要有亲密且新鲜的爱。身体分裂意即死亡，而妻子有一个以上的丈夫，意即犯淫乱。在启示录里，召会堕落的因素之一是死亡，（三 1, 二 7,）另一个因素是淫乱。

（二 14, 20。）

大多数属世的人都不晓得有属灵的死亡或淫乱。有些长进的基督徒看见死亡这事，但很少人看见属灵的淫乱这事。对于宗派是属灵的淫乱，他们没有感觉；宗派乃是属灵的淫乱，因为违背了神一夫一妻的管制原则。火湖是死亡的终极完成，而大巴比伦是淫乱的终极完成。（十四8,十七2,4~5。）大巴比伦称为大妓女，因为她是一切奸淫和淫乱的积累与终极的具体表现。（1。）宗派的分裂将一个妻子变为千百个妾。

我们不该声称每一个地方召会是独特、分开的，因为基督只有一个妻子。虽然我对这事的负担已有十年以上，但我先前没有提出来，因为召会需要长大到一个程度，才能担得起这么强的话。在启示录开头，耶稣的见证只有一个，（一2,9,）而在末了我们看见，只有一个妻子，一个新妇。（十九7,二一2,9,二二17。）在一至三章虽然有七个地方召会，但不是七个独特、分开的见证，七个召会都是耶稣那独一无二见证的一部分。众地方召会不是基督不同的妻子，乃是祂独一无二妻子的一部分。说我们的地方召会应该是独特的，乃是使这个地方的召会成为妾。这是可怕的。只有瞎眼的人才会说这种话。我们的眼睛若得开启，就必定不敢这样说。主没有告诉约翰，要个别分开的写信给在亚西亚的七个地方召会。在圣经的末了一卷书里，主将七封书信结合在一卷书里给所有的召会。这很强的指明，所有的召会应该是一，也应该相同。在以弗所的召会所收到的，所有的召会也都收到。没有一处地方召会该有地方的特点。我们必须声明这是错误的，乃是弟兄会太极端了。所有的召会都该有相同的特点，因为所有的召会都是耶稣的一个见证，并且至终要成为祂的一个新妇。

这些日子我有一个奇妙的领悟，异象，主会很快的回来迎娶祂预备好的新妇。我有完全的确信，这新妇要在众地方召会里预备好。当新妇预备好时，所有的地方召会将是一。撒但会惊讶、天使会喜乐、鬼会害怕。我们现今是在这过程中。不久之后，所有正确的地方召会都要成为一。当新妇预备好，主就要来。这不是借着人的组织而成就。众地方召会将不是凭组织，乃凭基督的生命和爱而成为一。我们需要祷告：'主，我们凭你活着，我们爱你。我们爱你，今日远胜昨日。我们已经许配给你，我们爱你，期待早日见你。主啊，你何时来？'众地方召会作为耶稣唯一的见证和羔羊的妻子，将成为一；众召会中间也将没有不同。我从年轻时就研读圣经中的预言。弟兄会在免于但以理书、马太福音、帖撒罗尼迦前书、以西结书、和启示录中的预言上教导我许多，但他们的教导都只是在道理上。日子逐渐过去，当地上正在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时，主在祂的恢复里一直往前，我们的眼睛也越来越得着开启。

我们现在看事情比已往更准确。我相信主正在地上完成祂的定旨，并且祂将要回到祂现今所正在完成一祂的咒证和新妇这里；这新妇将是祂在永世里的妻子，也将是神永远的居所。这见证、妻子。和居所乃是一。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虽然在地理上是分散的，但在属灵上我们不该是分散的。虽然我们在肉身上是分散的，但我们在属灵上乃是一。这才是正确的大公召会—宇宙召会。